学者风采

陈绶祥：“拈花惹草”求进步

■ 本报记者 高素娜

人物名片

陈绶祥，1944年生，广西桂林人，中国首批艺术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书画家、鉴定家、理论家。发起并领导“新文人画”活动、创办四届“国画名家班”任班主任及主要教师。有数本具有广泛影响的国画教材行世。200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其成立“陈绶祥艺术教育工作室”。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社科基金奖、院部科研奖等。

还未见到陈绶祥，便先听到了他一则趣事。

话说，陈绶祥与李老十、于水、朱新建等一帮老友去南京办新文人画展。一上火车，陈绶祥就被两个热情的粉丝抓住了：“您就是赵本山老师吧！”陈绶祥忙不迭地跟他们解释：你们认错人了，我是画画的。粉丝根本不信，陈绶祥连忙向朋友们求救。但朋友只是在那里坏笑，仿佛暗示粉丝：“就是他！”

初见陈绶祥，果然，方方正正的脸，一撮小胡子，笑眯眯的，确有几分像赵本山。陈绶祥很健谈，思维敏锐，言辞锋利，笑谈间不时透露出渊博的学识和典型的文人之风。

把艺术当成人生修炼

3月22日至4月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桂林市人民政府等主办的“拈花·大隐国画展（陈绶祥艺术回顾展）”在桂林美术馆开幕，展出陈绶祥各时期创作的人物、山水、花鸟等不同题材精品230余幅，这也是他从艺60年来在艺术创作方面取得成果的集中展示。开幕式上，陈绶祥将自己最钟爱的作品赠送给桂林美术馆永久收藏。

陈绶祥的作品虽出自齐白石红花墨叶一派，但笔墨、结构、章法、意趣等却独树一帜，这与他的多才多艺是分不开的。陈绶祥儿时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在学校舞蹈队跳过芭蕾舞“小天鹅”，长大后更是诗、书、画兼修，他所秉持的把绘画当成一门学问，把艺术当成一种人生修炼的信条，使得他的绘画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画画家必须要懂得传统文化，陈绶祥从小就做诗，他的诗文格律、押韵都很规范。反过来讲，现在一些专业画家，包括很著名的画家，文化修养相形见绌。”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编审刘龙庭说。

对于此次展览的主题“拈花”，陈绶祥解释：“一般人认为‘拈花’是佛教中的‘拈花微笑’，佛祖拈着一枝花，会心地微笑。这个会心是生命的本身通过心的交汇，通过‘拈花’来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含义。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拈花’的‘拈’字左边是一个提手，右边是‘燃烧’的‘燃’，细想一下，一个很烫手的东西用手去拈起来，既小心谨慎又有选择。我想世界上有那么多种花木，我只能小心地选择一些。第三种含义，中国人喜欢说‘拈花惹草’，我用这个比方，我要惹一惹草。我们把普通的老百姓叫‘草民’‘草根一族’，拈这个花来惹他们这些草，让他们提出自己真诚的意见，帮助我改进，让我走得更远，达到更高的境界。至少有这么三种含义吧，所以我把展览命名为‘拈花’。”

方寸之间耕心田（国画） 2009年 陈绶祥

“新文人画”的首倡人

“新文人画”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区别于当时比较活跃的前卫派艺术以及后来的实验水墨等，它也是对全盘西化思想的反驳。“1985年前后的前卫派艺术的出现，把中国艺术推上了活跃的高峰。李小山喊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口号。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中国画家感受到严重的危机，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画在新时期的发展甚至生存问题。”陈绶祥说，这是新文人画出现的背景。

陈绶祥是新文人画的发起和倡导者，新文人画活动的组织者及领导者之一。“新文人画”的概念正式提出，始于1989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与香港国际文化科技交流中心在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新文人画展”，而“新文人画”的名称正出自陈绶祥。

1993年至1994年间，在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陈绶祥的主持下，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又开办了第一届中国画名家研修班，汇集了霍春阳、王孟奇、刘二刚、朱新建、周华君、边平山、马健培、于水、卢禹舜、林经文、申少君、唐勇力、王和平、李老十、何建国等在当时已相当知名的画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修。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壮举，无论是教学组织与安排，还是学员的愿望与要求，都有极大难度，但陈绶祥完成了。以研修班成员为主力的10次“新文人画展”，推动了当代中国画的发展。而陈绶祥也成为新文人画派的领袖。

“我们倡导新文人画，一开始就把10年的规划梳理出来了，展览的主题从‘道在足下’开始到最后的‘艺无止境’，当中有非常多的艺术追求。把它列为艺研院的科研项目，进行了10年以后，新文人画家已经有了很大影响。”陈绶祥说。

笔墨形色生熟眼

虽然“新文人画”自成立伊始到发展乃至渐而完善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掌声、鼓励、异议、反对之声，有低谷也有高潮，但陈绶祥却非常重视这四个字。他认为，“新”是指时代性，“文”是指民族文化性，“人”指绘画的个性，“画”指绘画的艺术性，而时代性、民族文化性、个性和艺术性则构成了艺术家对当代绘画的追求。“很多人错误地把传统和创新对立起来，其实，任何传统的东西，在它当时的时代必定是创新的。”陈绶祥说，绘画是一条漫长的路，可能要经过一辈子的努力，还不一定能达到目标。因此，他在创作上尽量扩展中国画方面的题材，把握它们色彩的运用，并在绘画创作上为自己总结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笔墨形色生熟眼”，下联是“穷愁通达变化成”。

谈及今后的研究和创作，陈绶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一转眼老夫也已经古稀了，我要把研究的成果认真梳理、补充和总结，争取给后人留下我个人思索的一些结论。我会给中央的干部写教材，也会给普通教育写教材，同时还承担很多国家研究的项目，注重对那些规律性的、深入的、常人不太注意的那些内容的探索，这是为了了解社会、服务社会。作为一个专业的研究者和理论工作者、画家，有责任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把中国文化推向现代化。我的目标也就是这样吧。”

将军风采 天马行空

日前，收到了原北京卫戍区政委、将军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楹联学会顾问孙本胜将军的一件特殊礼品、书画合体的新作《马》。此马昂扬飞奔，浑实强壮，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势。此马嘶鸣长空，雄傲啸天，俨然吹响了进军新时代的号角。此马遒劲老辣，形神兼备，表现出将军钟爱艺术的心怀。此马亦书亦画。说它是书，笔道遒劲，力透纸背，处处散发军人气息。说它是画，生动飘逸，写意传神，笔笔给人以昂扬向上的鼓舞。品读孙将军新作，使人充满遐想，不仅想之、念之。回顾孙政委戎马一生，重疾术后再生，至今朝气蓬勃，奋发有为，更令人思之、敬之！（张宝欣）

马 孙本胜

人物名片

徐里，1961年生于福建，1985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兼创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作品连续入选第七至十一届全国美展。

徐里：油画家的国画情结

■ 本报记者 冯智军

徐里28岁以一幅油画《天长地久》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后，又连续五届以完全不同的油画面貌入选全国美展，在油画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上不停歇地探索，被詹建俊先生称赞为“这一课题自觉的实践者”。近年来，他用油画表现的“中国山水”系列，更是广受赞誉。近日在京举办的“徐里水墨艺术展”，展现了其在油画创作之外的另一种艺术面貌。

刚刚上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的徐里接受了《美术文化周刊》的专访。在短短一个小时里，他还收到近10个电话和短信，接待了三四批来访者，处理了几个亟待审核的工作文件。他抱歉地对记者说，别人可能无法理解美协工作这么繁忙，而这就是他的日常工作状态。

徐里介绍，今年适逢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有13个展区将会同步进行，这13个展区要筹备、初评、复评、开幕；还有几十项全国性的学术展览已经排上日程，而美协23个艺术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和展览也需要协调，以及对外交流和国内的重大主题性美术活动、会员发展等等，“可以说忙不完，一上班，进了办公室就出不来了”。

在他的办公室里，张贴着两张画满标记的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两张地图上，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线条，每一根线条的背后，就是他的一次行程，而每一次行程背后，又都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要画万里画。通过写生，把自己的想法、观念升华提高了。”对写生充满热情的徐里，就这样聊起了他的艺术创作。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日常工作状态需要的是严谨、条理，而回到创作时，又需要自由、放松的状态，你如何安排时间和进行这两种不同状态的切换？

徐里：作为画家，我只能把脑袋切换成两个。首先行政工作不能受影响，工作时间就是工作，要把事情处理好，把本职工作做好，不然对不住全国美术家的信任。工作之余，如果有一点时间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我就像电闸的开关一样，马上要进入到创作的状态中，对于一般的画家，这可能很难想象。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工作。一个是要非常严谨，按部就班地把每件事落实好，一个是非常放松、自由、富有想象力，还要有灵感的创作状态。这两种状态有时是矛盾的，但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习惯了用行政工作和艺术创作两条腿走路，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快速转换。

另外，幸好我的工作与艺术创作也有一定的关联。一个人创作水平的高低，除了技巧之外，同经历、阅历、视野等综合要素也有关。我的工作，有很多是其他艺术家没有经历和感受到的，我平时看到的、思考的问题，在我的艺术创作中也是一种互补、充实。

还有对时间的把握。有些画家时间很多，但一年画不了几张画，因为时间太多了，就不一定珍惜时间。我的时间很少，就只能把有限的时间利用起来。在创作中比较有目的性，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哪些需要突破，所以效率相对更高。

美术文化周刊：你的创作，从早期西藏的“吉祥雪域”系列，到“永恒的辉煌”西域之旅系列，再到“藏密佛像”系列，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山水”油画系列，从风格上总是每隔几年就让人眼前一亮。就你的创作而言，追求的是什么？

徐里：我近些年的创作，在尝试不同的画种、不同的形式风格，但所有的变化都围绕着不变的主题，即我追求的中国精神、中国境界、东方神韵。

我原来学油画，接受的是西方的培训教育方式。而油画在中国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油画家如果永远做西方艺术的学生、模仿者，一直追随在西方的各个艺术流派的阴影下，那中国的油画是没有前途的。

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每个民族都有各自民族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质。所以，如何借助西方的油画，把中国的人文情怀，把中国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油画语言表达出来，尤其是把中国的审美价值、文化精髓表达出来，一直是我所思考的。

我从原来的“吉祥雪域”“永恒的辉煌”这些系列，到后来的“中国山水”系列，再到直接用中国画来表现，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在慢慢地走过来。只是大家看到的表现形式有些不一样，但有些东西一路走来是没有变的。

美术文化周刊：你一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作品中努力传达中国的审美价值，这些探索在创作里应该如何把握？

徐里：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很多经典值得我们去学习、传承和发展。艺术没有新和旧，只有高和低。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学习、继承和超越。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要有地域特色，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特色，还要有时代特色。我们现代人画的东西不可能和古代人画的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去表现的，这对于我们艺术家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民族性、时代性，加上艺术家的个性以及对风格形式的追求，这三者如果能够结合得比较好，就可能画出比较好的作品。

讲很容易，但实践起来非常难。因为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留下的好东西太多了，怎么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非常难。比如中国画，要讲究画家的修为、修养，境界，所以不仅要研习书法、文学、美学、哲学等相关知识，还要能作诗、作词等。现在能达到这一标准和要求的，少之又少。每一个时代真正优秀的艺术家，能够称得上大师的艺术家少之又少，这不是靠自封的，而是要让历史来检验，让时间来证明的。是不是能够传承古人又能够引领未来，每个时代都是在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断层性的。

美术文化周刊：你刚刚展出的水墨艺术，展现了你在油画与漆画之外的另一种艺术风貌。作为一名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油画家，为什么又开始转向了中国画的创作？

徐里：作为中国的画家，如果对自己的文化研究得少，显然对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会有缺憾。我虽然受的是西式教育，学的是油画，但我很想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人画中汲取营养，从中找到一点突破。

2004年我开始跟随吴悦石老师学习国画，他的国学修养、理论水平、绘画表现力等方面，我认为是国内最好的之一。传统的文人画很难，说来简单，但很讲究，比如书法的研习，对线条的认识和理解，对笔墨的把握，个人的修养、境界等。很多人感觉很简单，其实真正看得懂就会发现很难。传统中国画的训练，与现在西式的美术学院教育模式差异很大。

比如我画的中国画人物，人物造型简洁，用笔线条都很概括，通过简洁的线条要能表现出人物的造型，以及用笔的变化、意趣，中国画里包含的一些要素，要通过这几根线表现出来，难度是很大的。除了对线的认识，还有用墨、用水都需讲究，不管画再大的画，画完后笔洗里的水还是干干净净的。

无论是什么画种、什么风格，对于艺术家而言都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这取决于自己的审美理想、艺术理念和具体需要。因此，对于我而言，更为重要和长期坚守的，是中华文化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此为基础，再在具体的课题下进行具体的构思和创作。

但问琴中趣（国画） 178×96厘米 2014年 徐里